

群众演唱剧本

中央群众艺术馆 編
中国戏剧家协会

列車在前進

独幕話剧

石家驥 溫士奇 作

人物：老 巩——售貨員。四十五歲。

陳國泰——列車員。二十二歲。

張一民——列車員。二十歲。

張玉英——張一民的妹妹。十八歲。

孕 婦——旅客。

孕婦的母親——旅客。

鐵路工人——旅客。

解放軍——旅客。

農 民——旅客。

軍屬老大娘——旅客。

商 人——旅客。

來自各方的旅客。

一個冬天的夜晚。快車剛剛從南京開出，在滬寧線上奔馳。

硬席客車的一角：舞台左邊有列車連接門和腰門；兩門之間是一道供旅客上下的耳門。從腰門走進車廂，有一個小房間，門上寫着“乘務員室”幾個字。再向右便是几排座位，一直伸展到舞台的右前方。車窗上邊橫着一條長長的行李架，上面堆滿了東西。車壁上裝有各種掛圖和擴大器等設備。

汽笛長鳴聲中幕啟。列車在行進。旅客們還沒有完全安靜下來，有的整理東西，有的安排座位，有的正起勁打紙牌。

人們說着話、嗑着瓜子、吸着烟，青年人哼着歌曲……

張一民正在掃地，幾次直起腰來，皺着眉頭睨視那些往地上吐瓜子皮、彈香烟灰的旅客，心里很不高興。

張一民 喂！瓜子壳、香烟屁股別滿地乱扔！

旅客們 唔！好，好。

張一民掃完地，把掃帚扔進小房間，拍彈着身上的灰塵。

一位旅客 同志，給泡杯茶來。

張一民回頭看了一眼，不理。

一位旅客 同志，請給泡一杯茶來。

張一民 剛才發茶杯的時候，為什麼不要？

一位旅客 剛才我沒注意。

張一民 現在注意一下吧！（伸過胳膊去，指着臂章朝這位旅客）
看見了沒有？我不是泡茶的。

一位旅客 啊！啊！對不起。請問售貨員在哪？

張一民 不知道。（轉身走去。）

正巧售貨員老巩提着水壺走來。

張一民 老巩！那邊要泡茶。

老 巩 喔！好，好。哪一位？

張一民 （用掃帚一指）剛才不要，現在又要了。

一位旅客 （再也忍不住了）我說同志，你……

張一民 我怎麼啦？

老 巩 （連忙把張一民扯開）少說一句吧，張一民同志。（向旅客）同志，你喝什麼茶？

一位旅客 泡一杯綠茶吧。

老 巩 （轉身拉張一民至乘務員室前）小張，怎么搞的？有啥不痛快？

張一民 （心煩地）沒有什麼。

老 巩 有事可別憋在心里。

張一民 早憋了一肚子了。（沒好氣地拉開乘務員室的門走了進去。）

老 巩 唉！真是年輕氣盛！（走下。）

孕婦和孕婦的母親從另一方向走來。

母 亲 也是這麼滿，到哪去找地方啊！

孕 妇 （发愁）媽，怎麼辦呢？

母 亲 說的是啊！可咋整？

她們說着話，走到乘務員室門前。

孕 妇 媽，把東西先放在這兒，我歇一下。

母 亲 （放下包袱）我說就在鄉下吧，你倆口子就是不聽我的，他寫信一催，你就安不住神了。我在鄉下一輩子，生了五六個孩子也沒進什麼醫院，還不是……

孕 妇 （笑着）還不是就活了我一個。

母 亲 唉！那是那二年日子太……

孕 妇 （發現自己一時大意說話觸動了母親的傷心處，趕快用話岔開）媽，反正是已經上車了，你老人家就別埋怨了。

母 亲 偏偏又赶上這麼趟車，連個坐的地方都沒有。顛的這麼利害，可別顛出毛病來，（站起來）你先坐着，我再去找找去。

孕 妇 （拉住母亲）算了吧，妈，我不要紧，就将就着在这
这儿坐一会吧，反正天亮就到家了。

她们背后的门开了，张一民伸出头来。

张一民 喂！喂！不要坐在这儿，把路挡住了。

母 亲 噢！同志，正好，有事和你商量一下。

张一民 什么事？

母 亲 我们是天津来的，送她到苏州去。我说：你这样怎么坐火车呀？可她说啥也不听……

老孔拿茶杯茶壶上，看了看张一民及孕妇母女，去给旅客泡茶。下。

张一民 （不耐烦地）到底是什么事啊？

母 亲 是这么回事：（把他拉到一边，神秘地）她怀着身子哩，快足月了……

张一民 （不理解地）足月？

母 亲 就是呀，你想想这能行吗？弯腿着身子坐在这儿……

张一民 不能坐在这儿？

母 亲 是不能坐在这，同志，给找个地方躺躺吧。

张一民 这趟车没挂卧车。

母 亲 随便什么地方都行，同志，你屋里……

张一民 这是乘务员室，旅客不能进来。

母 亲 通融通融吧，照顾怀孕的人，是积德呀！

张一民 （他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是孕妇？

母 亲 就是啊！（有了希望，高兴地）你看这么一说，同志

就明白了。

張一民 （冷冷地）孕婦去坐兒童車。

母 亲 （失望地）啊……

孕 妇 （站起，一撓，又跌坐下，不高興地）兒童車我們去過了，沒有地方。

張一民 那，那我就沒有辦法了。

母 亲 （責備女兒）看你這個不會說話勁兒。（又笑對張一民）是啊，小孩車滿登登的了，這我們娘倆才到這邊來。……

孕 妇 （因一起一坐，覺得腹內有些不好受，低聲地叫）媽，媽！（皺着眉頭，象在忍着疼痛，呼吸有些短促。）

母 亲 怎麼啦？不對勁了？

孕婦點了點頭。

母 亲 哎呀，這可怎麼辦？（一把抓住剛要轉身走的張一民）同志，求求你，給想個辦法吧，你看，這不是要出毛病了！

張一民 那你們下一站鎮江下車吧。

母 亲 鎮江下車？那怎麼行？人生地不熟的，我們可不下車。

張一民 鎮江有旅館，有醫院。……

旅客們都注意到這個角落里發生的事。

一位旅客 人家懷着孕，身體又不舒服，應該給她想想辦法嘛！

張一民 我有什麼辦法？火車上又沒有婦產科。

女旅客 咦，这是什么話！

解放軍 你这是什么为人民服务的态度？

铁路工人 （解圍地）老弟，快去想想办法吧！

張一民下。

农 民 唉！出門在外的，真遭罪啊！

铁路工人 我看这样吧：我們讓开一排位子，給她躺一下吧。

解放軍 对。（向对面一位女旅客）請你坐我这个位子，我和这位同志站起来。

女旅客 不用，不用，就我站起来吧。

旅客們謙讓着。

孕 妇 不，請你們不必讓，我不要紧。

母 亲 这不好。你們大伙起来，她躺着，这哪行。

孕 妇 我不要。

旅客們 不要紧哪！

这时老巩已走来。

老 巩 （看到这情形，忙幫着孕妇母女拿行李）就先在这儿躺一下吧，我去找人想办法。

母 亲 那就麻煩你了，同志。快躺躺吧，你看，大伙这么好心。

孕 妇 我坐坐就行了。

女旅客 还是躺躺吧。

工 人 是呀，車上总归是会給想办法的。

大家幫着把座椅鋪好，扶着孕妇躺下。

农 民 （也站起）老大娘，你也坐坐吧。

母 亲 我就不啦，这已經就太打扰大伙了。

一旅客 你老人家就坐吧，我們輪着站站，坐坐，还不是一样，我先站一会。

母 亲 那我就在这位大哥这儿坐一下吧！

农 民 她这个样，不該帶她出門坐火车的。

母 亲 說的是呀，可是他男人嫌乡下沒有医院，来了两三封信催。

解放軍 老大娘，这是你儿媳？

母 亲 是我的女儿，从打她男人抗美援朝去，我就把她接回乡下家里来。

解放軍 是軍屬，那……

母 亲 上个月她男人从朝鮮回来了，在苏州，就三天两头的捎信来，催她到苏州去，說在医院里生孩子好。

工 人 那倒是的。

老巩拉着列車員陈国泰从鄰車过来。

陈国泰 什么事呀，老巩？

老 巩 車上有个孕妇，沒座位。

陈国泰 張一民呢？

老 巩 陈国泰同志，还是你去招呼一下吧。

孕 妇 （极力忍着疼痛）媽，咱們还是在下一站鎮江下車吧。

母 亲 怎么？

孕 妇 媽……

母 亲 （焦急地）身上不舒服了嗎？

老 巩 (向陈国泰) 你还是赶快想个办法吧!

陈国泰 好，好。老太太，这位不舒服嗎?

母 亲 就是嘛! 要不也用不着求你們了。

陈国泰 唔，唔，您別着急，我去想办法。

孕 妇 麻煩你了，同志!

陈国泰 没什么。請稍等一下。(下。)

母 亲 噯! 这位同志才象个同志的样子。看看那个，活象誰該他二百錢似的。

孕 妇 (感到愈加不舒服起来) 媽! ……

母 亲 (把孕妇按下，摸摸她的头和手) 快躺下吧。粗心大意的一点也不当心，真是!

一个胖胖的商人模样的旅客和另一个身材瘦小的旅客从另节列車走出来。

商 人 (把手提箱放在門旁，坐在箱上) 就在这儿坐一会吧。又挤，又沒处坐，我真撑不住劲了。这不是花錢买罪受嗎?

瘦旅客 是呀，从前只要鉄路上有个熟人，总有法弄到一張臥鋪票; 現在好，六亲不認!

商 人 “有錢能使鬼推磨” 這句話現在也不灵了。你瞧瞧，我这批貨半个多月啦，就是装不上車，真把我急死了。

張一民上。

張一民 (見商人坐在危險地区) 喂! 那地方不能呆。

商 人 里边沒处坐，这又不准呆，你这不是故意找麻煩?

張一民 那地方危險！

商 人 要你多管閑事！

張一民 我不管誰管？

商 人 你管？（站了起來。）

張一民 當然我要管。

商 人 那好得很。走，給我找個座位去！

張一民 座位沒有。（扭身就走。）

商 人 （追着他）沒有？沒有你們為什麼賣票？

張一民 你去問賣票的去好了。

商 人 叫你們負責人來，我倒要問問。

張一民 要問到我們上邊去問。分局在南京，管理局在上海，鐵道部在北京。愛上哪上哪！

他們爭吵着一面走到孕婦母女座前。

張一民 （見有人躺在座位上）喂！起來！

母 亲 怎麼？同志，找到地方了嗎？

張一民 啊？（這才認出是她們二人。）

商 人 是呀，這太不象話了，別人沒處坐，你們倒躺着。

張一民乘機溜走了。

母 亲 同志，她身子不舒服。

商 人 那也不能躺着呀，起來，大家擠擠坐。

瘦旅客 （幫腔地）對，大家擠擠坐。

工 人 你怎么這麼不講理？

商 人 誰不講理？新社會誰都得講理。有躺着的、有站着

的才是不講理呢。

解放軍 我們這不是都站着的嗎？人家有病……

這時陳國泰急忙走來。

陳國泰 老太太，走吧，到那邊去吧！

旅客們 有地方了？

陳國泰 可以想辦法。走吧，我給您拿東西。

母親 （又和藹愉快起來）不，不用。

解放軍 我來拿東西，你們扶着她點吧。

女旅客扶孕婦起來。

孕婦 （站起來）不用，我這一會好一點了。

工人 還是我給她們拿着行李吧。

在他們這一陣忙亂中，商人和瘦旅客乘机坐到孕婦躺的
座位上。

女旅客 （一回身，見位子被商人坐着）噯？這個位子是我的。

商人 是你的？

另一旅客 是這位女同志的，人家剛才就是讓給那位孕婦的；
這兩個位子本來都有人。

商人 一樣花錢買票，為什麼就只她能坐？

解放軍 你坐了她就不能坐，這不還是一樣嗎？

眾人紛紛責難他。

瘦旅客 （站起來）算啦算啦，他們人多……

解放軍 人多？我們是人多，可我們誰都不認識誰的。對
不起，這兩個位子都有人，人家那位工人同志去替孕婦
送行李去啦，一會就回來。我本來想把位子讓給你的，

看着你胖，站着不方便；可是現在……

商 人 （生气站起来，拉着瘦旅客）走走。（嘟囔着）胖，胖又不是花你的錢吃胖的。（下。）

大家笑了。

这时，工人又帶着一位老妇人走来。

工 人 老大娘，你就坐在这儿吧。

老大娘 这真太难为你了。

众 人 （問工人）怎么样？

工 人 安頓下了。

农 民 你辛苦了。

工 人 没有什么。出門在外的，又是两个妇道人家，就得大家帮帮忙。

老大娘 同志，請問你到福州怎么走哇？

工 人 老大娘去福州哇？那得从上海換車到上饒，到了上饒換汽車到南平，从南平再……

老大娘 哎唷！这么麻煩呀！

女旅客 你这么大年紀啦，怎么一个人出这远的門？

老大娘 去看我的大孩子呀，他自从参加了解放軍，一去就是八九年；解放了，說是要回家去看看的，可是又到朝鮮去了。

工 人 哦，你也是軍屬呀。

老大娘 今年年初回来了，又調到了福建，还是沒空回家。

好，我就說：你不能来，我就去看看你去吧；誰知道道这么难走。可是，年岁大了，再不跟孩子見一面，总是

心里是个事。

解放軍 你儿子叫什么？

老大娘 小柱子；哦，大名是何柱国。

解放軍 大娘，你別管啦，跟我走吧。

老大娘 你也是到福州？

解放軍 是。

老大娘 你認得小柱子嗎？

解放軍 認得。

老大娘 哎呀，那太好了。

解放軍 不認得也不会讓你在道上为难。

老大娘 是呀，是呀。嗨，如今的世道……

农 民 （也感慨地）嗨，如今这世道……

張一民 （喊着走上）把窗子放下来！要过鉄桥了，把窗子放下来！

众人放窗子。

陈国泰同一位年輕的女子走来。女的叫張玉英。

張一民一眼看見惊慌起来。急忙躲藏，扯下臂章跑进乘务員室去，把門关上。

張玉英 真湊巧，正好我坐这趟車。

陈国泰 你哥哥和我一个車班，他就在这个車廂。（找張一民）噢！小張这家伙，怎么一轉眼又不見人啦？

农 民 又到他那小屋里去啦。

二人走到乘务員室，推門，門鎖着。

陈国泰 沒人呀，門鎖着哪。

張一民 在里头。

陈国泰取鑰匙開門。門打開，張一民不好意思地紅着臉走出來。

陈国泰 小張！（以为他不舒服）怎么了？

張一民 （支吾）沒什麼……休息一下。

張玉英 （高兴地跑过去）哥哥！

張一民 玉英！……你来干什么？

張玉英 到无錫去。正巧碰上你，真巧。

張一民 （心神不定）真巧……

張玉英 太巧了。我一上車就打聽，湊巧碰見这位陈同志。

哥哥，你忙不忙？

張一民 沒事，沒事……

陈国泰 你們談談吧。我到那边去看看。

張玉英 謝謝你，陈同志。

陈国泰走下。

張玉英 哥哥，在車上会碰見你，真沒有想到。

張一民 真沒有想到……

張玉英 怎么，你有点不大高兴？

張一民 （故意咧咧嘴）高兴！

張玉英 家里一直不知道你在鉄路上干什么，剛才上車打聽，才知道你也在这趟車上……

張一民 你为什么乘夜車呢？白天車不好嗎？

張玉英 就是說嘛！可区里的通知來晚了，別人白天都走了。我接到通知就赶过江，还是沒赶上。（轉而又喜）赶

上夜車也好，要是白天走，不就碰不到你了嗎？哥，你每天在這趟車上？

張一民（慌亂）啊？嗯，不！你到無錫去干什么？

張玉英（很有兴致地）你不知道，这次区里組織卫生干事去学习，我是咱社的卫生干事嘛！当然要去婁！哥哥，你看这机会多好。

張一民（冷淡地）好，好。

張玉英 我学习回来，就是咱社的小医生了。

張一民（意味深长地）不要高兴得太早了。想当初我也是……

張玉英 我知道。你到鉄路上来，当然更高兴了。哥哥，你的工作怎么样？

張一民（連忙掩飾，干咳）嗯，嗯，还好，……

張玉英 媽讓你把你的工作情形写信告訴她。

張一民（脫口而出）没什么可告訴的。

張玉英 你說什么？

張一民 不，不……

張玉英 哥哥你怎么了？

張一民 唔！你老問什么！

張玉英 你为什么連信也不給家里写？我一連給你写了五封信，你收到沒有？

張一民（不耐煩）收到了。

張玉英 那你为什么不写回信呢？

張一民 我……忙，……沒工夫。

張玉英 連写信的工夫都沒有哇？（稍停）你知道媽多想你呀！媽天天盼你的信，盼急了就罵你，說你懶。還說你出了門就忘了家了。

張一民 好了，好了。你还是到那邊車上去吧。

張玉英 我不。我就在這兒。

張一民 這兒沒有座位。

張玉英 我不坐。我就在這兒站着。

張一民 在這兒站着干什么？

張玉英 我要和你在一塊兒嘛！

兩人沉默地站在門前。張玉英目不轉睛地盯他的哥哥，他却眼睛望着別處，內心很不安的樣子。列車發出行進的節奏聲。

張玉英 （停了一刻）哥哥！

張一民 啊？

張玉英 （又停了一刻）媽說要到南京去看你！

張一民 （着急）那不行，千万不要讓她來。

張玉英 來看看你不好嗎？

張一民 （語塞）不，我是說……媽那麼大年紀了，跑來跑去不方便。不要來。（不想再談下去）你还是找个地方去休息一下吧。

張玉英 不要緊。我想和你談談！

張一民 （急中生智）來，你到這邊坐坐吧。

張玉英 我不要坐。我不去。

張一民 （強硬地）去！去！上里边去。站一夜你吃得消嗎？

(硬把她推进乘务员室去，关上門) 不要出来啊! (急忙向陈国泰的车上奔去。)

正巧陈国泰也匆匆走过来，两人撞了个满怀。

陈国泰 小张……

張一民 (同时) 小陈……

陈国泰 我有要紧的事找你。

張一民 (同时) 我有重要的事找你。

陈国泰 你先听我說：剛才那位孕妇已經到我的小房間去了，現在情况不太好，……肚子不对劲，怕是要……你看，怎么办？

張一民 讓她們在鎮江車站下去就得了。

陈国泰 可是怕等不到車到鎮江就要生产了。

張一民 那我們有什么办法？我們这是火車，又不是医院。

陈国泰 她是車上的旅客，我們就應該照顧她。

張一民 算了吧！少管这些閑事。

陈国泰 这怎么叫管閑事，这是我們的責任嘛。

張一民 得了，別又往身上攬責任了。整天扫地、倒痰盂还不够，‘还管这些婆婆媽媽的事。

陈国泰 怎么能这样說呢，我們列車員……

張一民 請你少提列車員吧。提起列車員我算倒了八輩子邪霉。

陈国泰 这是什么話？你把为旅客服务当做是下賤工作嗎？

張一民 不，是浪費！

陈国泰 浪費？浪費什么？